

# 苏联各族中短篇小说选粹

章廷桦 张美英 编



人民出版社

# 苏联各族 中短篇小说选粹

---

章廷桦 张美英 编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礼 露  
封面设计 江燕红  
插图 孙宏华

苏联各民族中短篇小说选粹

章廷桦 张美英编

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3 5/8 字数：380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统一书号：10049·26 定价：2.50元

ISBN 7—105—00234—4 /I·62

# 绚丽多彩的苏联多民族文学

## (序)

章廷桦

苏联是有一百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是多民族文学。据1986年的材料报道，苏联作家协会下辖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作协，此外，二十个自治共和国、八个自治州、十个自治区以及相当数量的边疆区或边疆州，都有作协分会或相应的作协组织。今天，苏联作家协会拥有各民族作家近一万名，他们用七十八种语文进行创作。全国有各种文字的文学刊物八十六种，文学报纸十六种。

我们的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着眼于“多民族”这个共同特征，那么，从苏联多民族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我们或许能受到一些启迪、得到一些教益——这便是我们选译这本小说集的初衷。

一、苏联的各个民族，不论它人口多少，也不论文化发展的迟早，都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在促进多民族文学的发展中起着自己的作用。不言而喻，俄罗斯文学是苏联文学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显著地位，而且今天已成为整个苏联文学的光荣的文学传统。但不能忽视的是，其他非俄罗斯民族同样富于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优秀的文学遗

产。特别是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亚美尼亚、爱沙尼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哈萨克等民族，文化基础相当丰厚，早在上个世纪或更早的时期，就产生了思想、艺术水平相当高的文学，出现了本民族的许多著名的古典作家和值得自豪的经典作品。例如：阿塞拜疆早在公元前七至六世纪就产生了民间文学，远远早于其他民族。亚美尼亚亦如此。从本书《最后一位老师》中可以看出，亚美尼亚人民以自己的古老的文化而自豪，并以此教育青年一代。亚美尼亚的古城埃奇米阿津，公元前二世纪就有记载。而收藏埃奇米阿津修道院手稿的马捷纳达兰研究所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亚美尼亚手稿储存库和科学研究所。《最后一位老师》中提到的《萨逊的大卫》是一部亚美尼亚民族的英雄史诗，它描写了七世纪至十世纪亚美尼亚人民反对阿拉伯统治者的斗争。由民间说唱者代代相传，直到1874年用文字纪录下来，1976年形成一万多行的史诗。1939年，苏联隆重举行了英雄史诗《萨逊的大卫》形成千年纪念。类似这样的史诗还有十二世纪的《虎皮骑士》。这是格鲁吉亚古典文学的光辉成就，也是世界著名史诗之一。作者肖泰·卢斯达维里学识渊博，不但继承了格鲁吉亚民间口头文学的优秀传统，而且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他在诗中引用了希腊哲学家和文论家的言论，甚至还引了中国的某一碑文来论证友谊的重要性。此外，摩尔达维亚著名学者尼古拉·密列斯库（1636—1708）的《中国之书》也具有不容低估的文学价值……苏联各民族不同的民族特性和丰富的文化传统，为绚丽多彩的多民族文学的形成提供了先天条件。苏联正是充分运用了这些条件才使多民族文学飞速发展的。

二、在苏联多民族文学形成的过程中，既有各民族特有的文学传统，也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和文化联系。如俄罗斯文学、乌克兰文学和白俄罗斯文学则同出一源，都发轫于十至十一世纪之交的基辅罗斯时期。产生于十一世纪的最早的编年史《往年故事》

和十二世纪末佚名作者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可以说是俄罗斯人民、乌克兰人民和白俄罗斯人民共同的文学遗产，是联结三个民族和三种文学的纪念碑。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两个民族的关系史和文学艺术发展史上还有一件事被传为佳话。乌克兰人民诗人谢甫琴科原先是个很有绘画才能的农奴。1835年谢甫琴科在彼得堡经乌克兰青年画家索申科的介绍，认识了俄罗斯著名画家勃留洛夫和大诗人茹可夫斯基。他们极为关心谢甫琴科的命运，想为他赎身。农奴主要价二千五百个银卢布。于是勃留洛夫精心制作了一幅茹可夫斯基的彩色画像，拍卖了二千五百卢布，使谢甫琴科获得了自由。俄罗斯艺术家向乌克兰农奴伸出了友谊之手。俄罗斯人民把乌克兰人民的儿子的自由赎了回来，使他成为名画家和大诗人。谢甫琴科的成长同俄国进步思想的影响与进步人士的帮助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位乌克兰诗人文学艺术的成就又对俄罗斯文学产生着影响。此外，苏联各东方民族的文学之间也有其内在联系……

所以说，在苏联的多民族文学中不仅有“异”——各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学的民族风格，而且有“同”——共同的指导思想、社会理想和美学追求，加上共同的文化渊源和各民族文学之间的联系。没有后者，就不可能建立作为一个整体的多民族的苏联文学。而且一个多民族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各个民族的文学相互影响、借鉴、渗透甚至融合的过程。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个民族的文学一经出现，就越出本民族的范围，对其他民族的文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在苏联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史上不乏这种例子。乌兹别克大诗人、大学者阿利舍尔·纳瓦依(1441—1501)用本民族语言写的反对封建暴政的抒情诗和长诗，不仅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而且对乌兹别克和中亚细亚其他民族文学的发展也发生了巨大的作用。至于俄罗斯文学，从上个世纪直至今天，对其他民族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应当看到这

种影响并不只是单方面的。即使比较先进的民族文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同样接受着其他民族文学的有益的东西。拿俄罗斯文学来说，过去——在自己的形成和发展中受过拜占庭和保加利亚文化的影响；今天——为了发展俄罗斯文学和建设社会主义多民族文学，也正在汲取其他非俄罗斯民族文学的有益的养料。

三、在苏联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史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十月革命前苏联有些民族还处于民族宗法制度的统治下，文化很不发达，甚至没有本民族的书写文字。据统计，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二十至三十年代逐步创制文字的民族就有四十二个，如吉尔吉斯族和居住在北高加索、西伯利亚、极北方和远东地区的一些民族。这些民族有丰富多彩而又各具民族特色的民间口头文学，这就为发展现代书面文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事实也证明，由于贯彻了列宁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这些民族的文学发展很快，为建设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共同事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例如，吉尔吉斯族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刚刚创制文字的民族，可是却出现了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艾特马托夫。他三次获国家奖金，一次获列宁奖金。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目前他的作品已译成九十种文字，成为几十个国家的畅销书，出版总数达八百万册。1983年艾特马托夫还被遴选为设在巴黎的欧洲科学、艺术、文学院士。

四、由于苏联重视各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因此非俄罗斯民族的文学和他们的作家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1986年苏联第八次作家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作协理事会书记处的六十三人中有不少是非俄罗斯民族作家，而艾特马托夫（吉尔吉斯）、贝科夫（白俄罗斯）和冈察尔（乌克兰）则进入了书记处执行局。作协下还专设苏联各民族文学委员会执行局，下辖十五个民族文学委员会，以推动各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民族的优秀作家及作品不断涌现。在多民族文学的大花园里，五

彩缤纷的鲜花，争奇斗艳，竞相开放，一片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著名乌克兰作家冈察尔在同中国学者座谈时曾经说过：“每到苏联文学，我们总是强调它是多民族的文学。其中包括俄罗斯文学、乌克兰文学、白俄罗斯文学，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文学，高加索各民族文学，中亚细亚各民族文学……等等。这的确是一个疆域无比辽阔，色调绚丽多彩的文学。每个民族文学都为苏联文学增添了它特有的色彩和音调。当你阅读阿斯塔菲耶夫的作品，你会感到这只有俄罗斯人，并且是西伯利亚地区的俄罗斯人才能写得出来。当你阅读艾特马托夫的作品时，又会感到这是出自吉尔吉斯民族作家的笔下。他是那样熟悉自己民族的历史，自己民族的民歌，自己民族的民间传说，以致民族的风格特色渗透在他的整个诗学体系之中。对于我们乌克兰作家来说，也是如此。乌克兰文学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风格，每个作家又以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为整个文学增添光彩……”

冈察尔所说的这种民族风格，正是我们这本书的重要特色。本书收进了苏联十四个民族的十九位作家的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八十年代的作品占三分之二的篇幅。当然，本书的侧重点是非俄罗斯作家（俄罗斯作家只选了一位），但是，由于一些非俄罗斯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大都是中篇或长篇，受篇幅所限，不能收进本书。也有一些优秀作品，篇幅虽不很长，但已经多次译载，为避免重复，只得割爱。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克服上述条件的种种限制，仍然设法在大量的作品中精选出这些篇章，力求把绚丽多彩的苏联多民族文学的一个缩影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编选小组成员有张美英、章廷桦、姜励群、潘桂珍。编译本书过程中，北京师范大学夏志德教授、陈铎副教授曾给予很大的帮助，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987年3月



## 目 录

- 绚丽多彩的苏联多民族文学（序）……………章廷桦（1）
- 血缘……………〔格鲁吉亚〕诺·顿巴泽  
夏毓桦 译（1）
- 海狗……………〔楚科奇〕尤·特雷海乌  
张美英 译（13）
- 红苹果……………〔吉尔吉斯〕钦·艾特马托夫  
苏 玲 译（35）
- 勇者之夜……………〔乌克兰〕奥·冈察尔  
陈 铎 译（52）
- 蓝色的群山……………〔尼福赫〕弗·桑吉  
刘宪平 译（68）
- 诀别……………〔乌兹别克〕阿·亚古博夫  
国玉奇 译（80）
- “和平，惊叹号”……………〔俄罗斯〕鲍·瓦西里耶夫  
田 林 译（96）
- 野蔷薇——妙子……………〔朝鲜〕阿纳托利·金  
王 瑜 译（112）

绿色山谷……………〔亚美尼亚〕格·马捷沃相  
张美英 译(123)

最后一位老师……………〔亚美尼亚〕瓦·彼得罗相  
赵淳媛 译(134)

芭蕾大师……………〔鞑靼〕加·阿胡诺夫  
田 林 译(239)

痛苦的门槛……………〔白俄罗斯〕奥·日丹  
吴 楠 译(254)

除夕之夜……………〔阿塞拜疆〕阿纳尔  
夏 辰 译(282)

走亲家……………〔哈萨克〕萨·穆拉特别阔夫  
国玉奇 译(295)

回乡……………〔拉脱维亚〕艾·克利雅维斯  
夏 辰 译(314)

一串熟葡萄……………〔乌克兰〕弗·西沃利夫斯基  
张美英 译(347)

美好的往事……………〔乌克兰〕尤·谢尔巴克  
夏毓桦 译(357)

信任……………〔吉尔吉斯〕穆·穆拉塔里耶夫  
张美英 译(373)

达瓦妮……………〔鞑靼〕阿·哈桑诺夫  
夏毓桦 译(386)

# 血 缘

[格鲁吉亚] 诺·顿巴泽

诺·顿巴泽（1928—1984），当代苏联格鲁吉亚作家。1928年生于第比利斯，1950年毕业于第比利斯大学经济系。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3年起任格鲁吉亚作协书记。主要作品有：短篇幽默小说集《村童》（1958）长篇小说《我、奶奶、伊利科、伊拉里昂和穆拉达》（1960）、《我看见了太阳》（1960）、《喜气洋洋的夜晚》（1967）、《别害怕，妈妈！》（1971）、《白旗》（1974）、《永恒的规律》（1978，获1980年度列宁奖金）及中篇小说《库卡拉恰》（1981）等。

一个头发剪得短短的男孩，手里拿着穿在树枝上的几条小鱼，低头站在一棵椴树下，两只忧郁的眼睛望着自己沾满泥巴的赤脚，心里想：“这个老头多么象我的爸爸！白头发……黑眉毛……大鼻子……漂亮的眼睛……声音也是那么低沉好听……要是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象出，他——我的爸爸！”

男孩眯起双眼。

“我就是为这个才请您来的，尊敬的基什瓦尔季！……我真是再也受不了啦！……他根本不听话，这个没出息的孩子！……别的孩子都象个孩子样——整天手不离书本，可他倒好，一天到

晚就知道钓鱼，钓鱼！……他前天怎么来着？！他把一个那么大的西瓜扔进了我们家和戈波泽家共用的水井里了！西瓜裂开了，我们两家喝的不是水，而是果汁……”

“叫上帝惩罚我吧！这是真的，孩子？！请放心，尊敬的尤利娅！我把他带回古里亚去，把他倒挂在梧桐树上，——让他在我那儿受点罪！”

“我不知道您是怎样把它挂起来的，但是我可以这样说：他妈妈是个有福气的人，她不用看着这个没出息的孩子生气。要说嘛，他爸爸也是一样有福的……”

“您觉得怎么样，尊敬的尤利娅，这么说是您对付不了他啦？”

“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您自个儿去评评吧：前几天，我打发他去磨房……拿去了一布袋最好的玉米，可带回来的，这个恶魔，却只有五斤面粉。原来他把其余的面粉给了瓦利克·库哈拉什维利家那些不正经的孩子了。他还说：‘他们家挺困难，吃了上顿没下顿……’您看，怎么样啊？！”

“叫上帝惩罚我吧！这是真的，孩子？！”

“这还不算什么！前天他和他的好朋友、流里流气的库库里·乌古拉瓦偷偷溜进花园，您看看，溜进他们的地理老师达季科·茨韦拉瓦的花园，摘了桃子，用它们换了烟叶！您看这怎么样啊？！”

“叫上帝惩罚我吧！这是真的，孩子？”

“您干吗‘真的？’‘真的？’说起来没个完？您以为我是在撒谎吗？！”

“哪儿的话呀，尊敬的尤利娅！我不过是说，难道他就没救了？难道他就全完了？！”

“不，干吗要这么说呢……他，当然，还是可以挽救的。只是我已力不从心了……这需要强有力的，男人的手！况且，除他

之外，我这儿还照看着两只小动物，科利的孩子：祖拉布和瓦赫里。他俩比起这位来得加个‘更’字，等他们回来，您就知道啦！”

“嗯……，我能跟您说什么呢，尊敬的尤利娅！……在他父母还活着的时候，他们不让我亲近孩子……可这会儿我该怎么办？我怎么让他听话，怎么去温暖他的心呢？对他来说，我是生人，懂吗？是生人！……”

“别这么说，尊敬的基什瓦尔季！要知道不论怎么说，他是个男孩，和男人一起，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再说，他也是您家族里的继承人……”

“当然是这样……那他的学习怎么样呢，尊敬的尤利娅？”

“哼，一个偷自己老师的桃子的孩子，一个为了一本叫做《代卡麦隆》的淫荡的书卖掉自己亲姥姥的银勺的孩子，尊敬的基什瓦尔季，他哪还会去想什么学习的事呀，您自个儿说说看，看在上帝的份上！”

“这是真的，孩子？就这么定了：我把他带回古里亚，把他倒挂在梧桐树上！”

“这不，您看他：我们在这儿伤心得要命，可他呢，根本无所谓！满不在乎！”

男孩站在椴树下，紧闭双眼，心想：“我可怜的姥姥尤利娅是累了……她从前说话的声音有多好听，可现在——说话多厉害！或许这只是我的感觉？这是爷爷吧？他说话多么平静，多么好听……是，没错，她是太累了……如果她现在不让我跟爷爷走，我今后也决不会让她生气，永远也不会的！……只要她不把我送走……只要她不把我送走……”

“他是个孤儿，尊敬的尤利娅……除了鞭子，他还需要抚爱。”

“孤儿和孤儿还不一样！他懂得什么叫抚爱！抚爱……”

“这是真的吗，孩子？！那好，我把他带回古里亚，把他倒

挂起来……尊敬的尤利娅，我什么时候把他弄走？”

“最好马上走！给他收拾东西用得多少时间？”

“怎么会这样呢……孩子怎么弄得一无所有了……”

“去年我把他从阿夫恰拉领回来就是这个样，尊敬的基什瓦尔季……没准您还指望我给他做件带花边的外衣？”

“我可怜的孩子！”

“尊敬的基什瓦尔季，上路之前你们吃点什么吧……”

“不，不麻烦了，尊敬的尤利娅……我们到萨姆特列加，到了那儿，离家就很近了……”

“随您的便……祝您一路平安……愿圣乔治保佑你们！……”

“愿上帝赐给您幸福，尊敬的尤利娅！……”

“尊敬的基什瓦尔季，您把这个带上吧！”

“这是什么？”

“这是他的各种证件……九月就该送他进学校，——证件用得着的……他该升四年级了……是呀，证明写错了：把洛姆贾里亚·诺达里写成洛姆贾里亚·诺季里。<sup>①</sup>不过，依我看，这也算不上错。本来就这么回事。”

“这是真的吗，孩子？就这么着，我把他带回古里亚去，再把他倒挂在梧桐树上……”

“您爱怎么挂就怎么挂吧，只是别再让我再在这里看见他！”

“倒挂起来，我一定把他倒着挂起来！”

“愿上帝保佑您！”

“如果上帝帮不了忙的话，我会治他的，治得他连石头见了都会怜悯得大哭起来的！”

“那就这样，再见了，尊敬的基什瓦尔季！”

“一切顺利，尊敬的尤利娅！”

---

① 文字游戏：诺达里——男人名，诺季里——野兽。

这一交接手续是1938年8月的一天中午在霍尼进行的。交接双方：一方是诺达拉·洛姆贾里亚——妈妈的妈妈，尊敬的尤利娅·米克拉泽，另一方是古里亚来的爷爷——爸爸的爸爸，尊敬的基什瓦尔季·洛姆贾里亚。

而一小时后，正是这个在1928年7月14日出生于第比利斯市一个职员家庭的男孩诺达尔·洛姆贾里亚，如同一头拴着绳子的小牛犊，无精打彩地跟着爷爷走在滚烫的尘土飞扬的大道上……

祖孙二人乘四轮马车从霍尼到库拉沙，又换乘敞篷马车从库拉沙到萨姆特列加。在这儿，他们没顾上吃东西，就搭乘茶厂的汽车到达乔哈塔乌里。接着他们步行——向因塔布耶季村进发。

爷爷在前面走，孙子跟着爷爷。倍受疾病和衰老之苦的爷爷不停地呻吟着。但他看见有行人过来，就不吱声，深深地鞠一个躬，过后就又哼哼开了。有时他悄悄地回过头来，朝男孩子看看——象匹老马，回头看看落在后面的小马驹，担心失去他最后的根苗。

男孩边走边想：“前面走着的是一位老人，——一位体弱多病的、不停哼哼着的、头上戴着顶褪色的帽子的老人……他曾说过要把我挂在树上……这位老人是我爷爷，是爸爸的爸爸……是爷爷！……究竟是什么迫使我跟他走的呢？为什么我这么听话地、象奴隶似地拖着步子在这尘土飞扬的路上走呢？只要朝路边跨出两步——那就对不起，我就爱上哪儿上哪儿啦！……可是，我不！我不能！一种什么力量在我背后推着——跟老人走，别捣鬼！这是一种什么力量？为什么我——一个疲惫的，饥饿的，被炎热和干渴折磨的人，不敢离开大路一步？为什么呢？管这应该叫一种什么力量呢？”

“你在想什么，孩子？”老人忽然回过头来问。

“什么也没想！”男孩愣住了，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做好了一切准备，却没想到会是这句问话。

老头走到路边，坐了下来。他喘过气来，也哼哼够了，瞅了瞅男孩，然后，就掰着手指头数开了：28、29、30、31、32、33、34、35、36、37、38。

“孩子，你是28年生的。现在已是38年了。这就是说你已经十一岁了……已经长大了……你怎么能什么都不想呢，啊？还是瞒着爷爷？”

“不是，爷爷，我真的什么都没想，爷爷！”男孩没说真话。

“你也该有想事的习惯了，孩子，该想想啦！……”

老人边哼哼，边哎哟哎哟地站了起来，继续上路。男孩如同拴着绳子的小牛犊，乖乖地拖着步子跟在爷爷后面。

皮肤晒得黝黑、头发乱蓬蓬的男孩倚着铁锹站在梧桐树下，用忧郁的眼睛望着自己沾满泥泞的赤脚，想道：“我姥姥这一年来更老了，背也弯了！脸上光剩下皱纹了……声音也那么嘶哑。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挺象我妈妈——我的年轻漂亮、温柔善良、长着棕色眼睛的妈妈。连头发和走路的样子都象极了……只要闭上眼睛，就不难想象出，她——我的妈妈！”

但是男孩子没有闭上眼睛，他害怕了。

“我失去了平静，尊敬的基什瓦尔季！不论白天还是夜晚，我都看见他可怜的妈妈的幻影……我受到了良心的责备……自从你把他带走以后，我心里老是空落落的，好象有人从我胸口把心挖走了……请把孩子还给我，尊敬的基什瓦尔季！……”

“嗯，我从您那里把他带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如今他已是男子汉了，就让他自己决定吧。如果他愿意回到你那儿，我不会拦他。”

“他生我的气了……如果有谁能使他同我和解，那就只有您，尊敬的基什瓦尔季。您是个了不起的人。”



“尊敬的尤利娅，您身边好歹还有两个这样的‘孩子’……您哪怕给我留一个呢！”

“唉，难道问题在数目多少吗？两个，十个，一百个——都一样！孙子——对外祖母来说，他就是孙子嘛，尊敬的基什瓦尔季！”

“是，是这样……可，我又该怎么办呢？因为我死后，洛姆贾里亚家的家谱就该从他往下续了……”

“这么说，好象我会让他改姓喽？就让那‘两位’也姓洛姆贾里亚吧，但这一个一定得给我！”

“这么说，尊敬的尤利娅，您是来抢这孩子的？！”

“您别让我带着罪孽到另一个世界去！在那儿我有什么脸去见他母亲呀？！”

“哎，尊敬的尤利娅，我们之中谁先到‘那边’去——这还难说。假如我走在您前面的话，我又怎么去见他的爹娘呢？”

“上帝不会让您去死的，尊敬的基什瓦尔季！”

“孩子——他是我的田地，我的葡萄园，也是我的磨房，我的坟墓，还是我的墓碑……不，我不给，打死也不给！”

“那我就先打死自己！死在这儿，死在您面前！”

“愿上帝保佑您，尊敬的尤利娅！您怎么这么说！孩子，你愿跟她走吗？”

“难道他会说吗？当着您的面，他不好意思！”

“这是真的，孩子？”

“他需要母爱，尊敬的基什瓦尔季！要洗洗涮涮，要熨衣服，要洗澡搓背，要梳头……难道您能代替他的母亲？”

“这要看怎么说……我照看他到今天，感谢上帝，总算还不坏……至少，没求您帮过忙……”

“我不和您争了，不争了。尊敬的基什瓦尔季！但不管怎么说……睡觉前给孩子洗脚，上学校去接他……这总不是男人的